

郁達夫小說集



郁遠夫小說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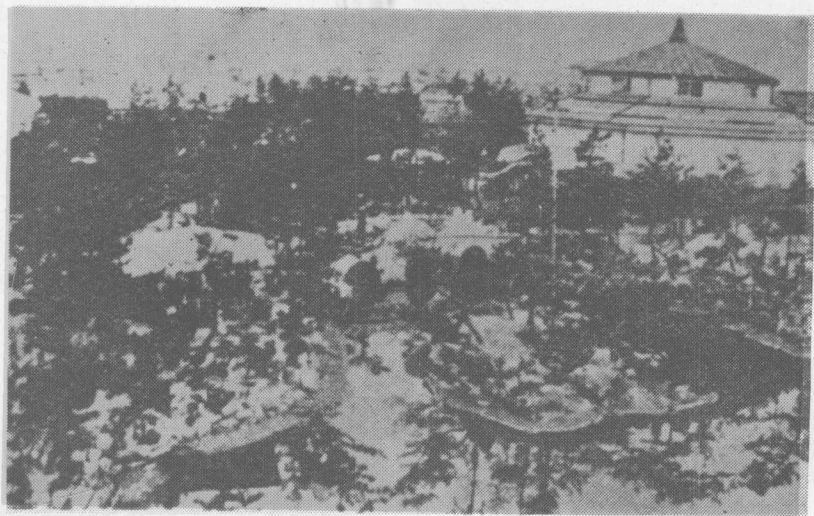
浙江人民出版社



郁
达
夫
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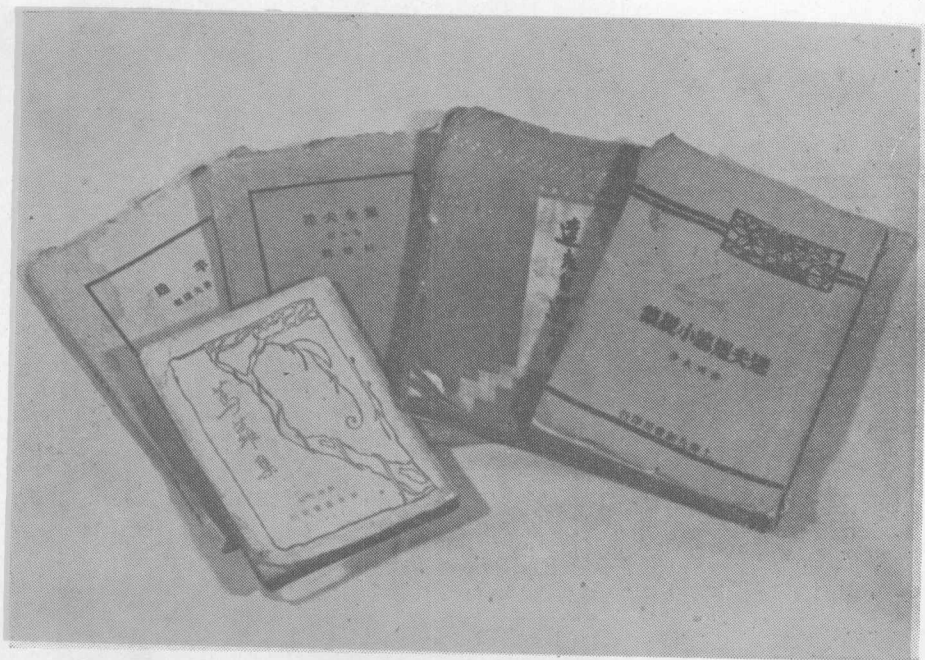


1926年郁达夫(中)与创造社同人郭沫若(左)、成仿吾(右)于广州



日本名古屋市东筑港的南阳馆

左林中的瓦房即《沉沦》第七章中描述的酒楼



郁达夫小说版本的一部分

出版者的话

郁达夫是我国现代文坛上负有盛名的重要作家，并以小说闻名于世。他的作品充满了对旧社会的不满和反抗，曾拨醒过许多青年人沉睡的心，受到人们、特别是青年们的热烈欢迎；在我国“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郭沫若把他比为“俄国文学中的屠格涅甫”。

鲁迅说：“小说家的侵入文坛，仅是开始‘文学革命’运动，即一九一七年以来的事。自然，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的，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郁达夫的创作小说也是如此。一八九六年，他出生于浙江富阳，从小喜爱文学，少年时代就学写旧体诗，“九岁题诗四座惊”，对中国文学有比较深厚的根底。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他远渡重洋去日本读书，一九二二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经济学科，取得了经济学士的学位。留学期间，他广泛地阅读了外国文学作品，他曾说过：“在高等学校里住了四年，共计所读的俄德英日法韵的小说，总有一千部内外，后来进了东京的帝大，这读小说之癖，也终于改不过来。”一九二一年，他开始了小说的创作。当时的情形，他在《忏余独白》里略有说明：

“我的这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淫惨酷，军阀专权的岛国里过的。眼看到的故国的陆沉，身受到的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所历的一切，剔括起来

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同初丧了夫主的少妇一般，毫无气力，毫无勇毅，哀哀切切，悲鸣出来的，就是那一卷当时很惹起了许多非难的《沉沦》。

所以写《沉沦》的时候，在感情上是一点儿也没有勉强的影子映着的；我只觉得不得不写，又觉得只能照那么地写。”

这里所说的《沉沦》，是作者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收入了他最初写的《沉沦》、《南迁》和《银灰色的死》三篇小说。作品以留日的中国学生生活为题材，用浪漫主义的笔调，描写了青春的活力和对不合理社会制度的强烈不满，以及青年觉醒后苦闷的悲鸣，喊出了“救救祖国”的呼声。在“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这些小说，有如一颗烈性的炸弹，同年十月在上海出版后，震动了当时的文坛，产生了惊世骇俗的效果。从此，郁达夫在现代中国的文坛上，成了人们所关注的一位作家。郭沫若说：“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象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百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

郁达夫的小说全写在二、三十年代。当时，人们经过了五四运动的洗礼，要求人性解放和个性自由，青年满怀着重自由恋爱的理想。但不久，随着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和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把一切希望和理想踏得粉碎。不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青年，彷徨苦闷，颓废感伤，徘徊于歧途。作者当时也深感黑暗重压下的痛苦，常对人说：“名誉，金钱，女人，都同时地三角联盟来向我进攻。悲哀呀，真正有说不出的悲哀！”

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多是黑暗社会中的不幸者，他们热爱生活，却不被人理解，虽有才华而又无所作为，他们对黑暗现实强烈不满，但却懦弱无能，无力摆脱自己的困境。沈从文在《论中国小说创作》里说：“多数的读者，由郁达夫的作品，认识了自己的脸色和环境。”那时，他的小说成了青年的有力读物，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九二三年，作者在《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一文中指出：“二十世纪文学的阶级斗争，几乎要同社会实际的阶级斗争，取得一致的行动了。”同年写的《春风沉醉的晚上》和次年写的《薄奠》这两个短篇，题材有了新的开拓。把反映工人生活放到了重要的地位，而且坦率地表白了自己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差距。小说发表以后，受到了人们的称道。作者后来也认为这两个短篇连同《微雪的早晨》，“多少也带一点社会主义的色彩”。在三十年代，他又写了主要以大革命时代为背景的中篇《她是一个弱女子》和《出奔》，反映的社会面更为广阔，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标志着作者的小说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作者认为“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强调“作家的个性，是无论如何，总须在他的作品里头保留着的”。他的小说有着与其他作家迥然不同的特色，常常以自己的遭际、经历作为小说的素材，忠实地勾勒出了自己生活的纯真和个性的解放。小说中，寄寓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的愤懑和反抗，也流露了灰色颓废的情绪。这种颓废和感伤，虽然也往往是作者愤世嫉俗的一种表现形式，但这也是他世界观中落后一面的暴露。他的小说以惊人的取材，大胆的自我暴露和单纯的抒情格调，形成了独自的艺术风格和个性。他的对人物心理的细腻描写，富有诗意的景色描绘，优美的语言，洒脱自然的笔调，读来生动感人，有着艺术的魅力。

作者十六年间，仅小说就写了四十四篇，约六十万字。就我们所知，把郁达夫的全部小说结集出版，至今还没有。作者生前曾出版过《达夫全集》七册和《忏悔集》等，在小说方面也单独出版过《沉沦》、《茑萝集》和《达夫短篇小说集》等，但仍有许多作品未曾收入。郁达夫的著作是我国新文学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因此，我们搜集了他的全部小说，编为上、下两册，供学习借鉴，也为研究我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为研究作家郁达夫，提供一些资料。

现将本书有关编辑方面的一些情况，说明如下：

郁达夫的四十四篇小说中，《迷羊》、《她是一个弱女子》和《出奔》是中篇，其余均是短篇或片断。《孤独》是作者唯一的剧本，也暂收入于此。

作品按写作时间先后排列，对未注明写作时间的，参照了作品发表时的刊物出版时间排列。

作者生前曾把有些小说先后编入各种集子，对少数作品的篇名和文字，有过一些改动。为尊重作者意见，这次收集的作品（包括篇名），选自作者生前最后收集的版本，具体是：

《茫茫夜》、《秋柳》选自《达夫全集》第一卷《寒灰集》；

《沉沦》、《南迁》和《胃病》选自《达夫全集》第二卷《鸡肋集》；

《孤独》、《青烟》选自《达夫全集》第三卷《过去集》；

《人妖》选自《达夫全集》第四卷《奇零集》；

《春潮》选自《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三期；

《蜃楼》选自《青年界》第一卷第一期至第三期；

《出奔》选自《文学》第五卷第五期；

《迷羊》选自一九二七年上海北新书局版本；

《她是一个弱女子》选自一九三二年上海湖风书局版本（作

品当时出版后曾遭国民党当局查禁，后来作者作了一些删节，又以《饶了她》为名出版，为保持原貌，现在选用原版本）；

其余作品均选自《达夫短篇小说集》（上、下册），一九三五年上海北新书局版本。

《还乡记》作者原作小说收在短篇小说集《莛萝集》，后来作者又作散文编入《达夫散文集》，故未收入本集。

为帮助读者阅读、研究郁达夫小说，本书附录了作者谈及自己小说创作的有关序、跋文八篇，编排办法与小说同。对作品中明显的错漏，作了一些校正。

本书承杭州大学中文系沈绍镛同志帮助搜集资料、校订和编辑，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作者家属郁飞同志的大力协助，许多郁达夫研究者也给予帮助和支持，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限于我们的见闻和水平，本书在编辑工作上定会有不妥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三月

目 录

- | | |
|-----|---------|
| 1 | 银灰色的死 |
| 16 | 沉 沦 |
| 51 | 南 迁 |
| 96 | 胃 病 |
| 109 | 茫茫夜 |
| 138 | 怀乡病者 |
| 144 | 空 虚 |
| 163 | 血 泪 |
| 175 | 孤 独 |
| 186 | 春 潮 |
| 193 | 采石矶 |
| 212 | 莛萝行 |
| 228 | 青 烟 |
| 236 | 春风沉醉的晚上 |

目 录

- | | |
|-----|-----------|
| 250 | 秋 河 |
| 257 | 落 日 |
| 267 | 离 散 之 前 |
| 277 | 人 妖 |
| 284 | 薄 奠 |
| 295 | 秋 柳 |
| 332 | 十 一 月 初 三 |
| 347 | 寒 宵 |
| 350 | 街 灯 |
| 354 | 烟 影 |
| 364 | 过 去 |
| 381 | 清 冷 的 午 后 |
| 388 | 微 雪 的 早 晨 |
| 404 | 祈 愿 |

目 录

- | | |
|-----|---------|
| 409 | 迷 羊 |
| 499 | 二诗人 |
| 518 | 逃 走 |
| 526 | 在寒风里 |
| 544 | 纸币的跳跃 |
| 549 | 杨梅烧酒 |
| 557 | 十三夜 |
| 572 | 蜃 楼 |
| 610 | 她是一个弱女子 |
| 698 | 马缨花开的时候 |
| 704 | 东梓关 |
| 714 | 迟桂花 |
| 746 | 碧浪湖的秋夜 |
| 763 | 瓢儿和尚 |

目 录

- | | |
|-----|-------------------|
| 772 | 迟 暮 |
| 780 | 唯命论者 |
| 788 | 出 奔 |
| 816 | 《沉沦》自序 |
| 817 | 《莛萝集》自序 |
| 819 | 写完了《莛萝集》的最后
一篇 |
| 821 | 《鸡肋集》题辞 |
| 824 | 五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 |
| 830 | 《达夫代表作》改版自序 |
| 832 | 忏余独白 |
| 835 | 《达夫自选集》序 |

银灰色的死 *

上

雪后的东京，比平时更添了几分生气。从富士山顶上吹下来的微风，总凉不了满都男女的白热的心肠。千九百二十年前，在伯利恒的天空游动的那颗明星出现的日期又快到了。街街巷巷的店铺，都装饰得同新郎新妇一样，竭力的想多吸收几个顾客，好添些年终的利泽。这正是贫儿富主，一样多忙的时

• 本篇最初连载于一九二一年七月七日——七月十三日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文末原有一英文附记如下：

The reader must bear in mind that this is an imaginary tale after all, the author can not be responsible to its reality. One word, however, must be mentioned here that he owes much obligation to R. L. Stevenson's «A Lodging for the Night» and the life of Ernest Dowson for the plan of this unambitious story.

以上英文附记的意思是：

读者须知，这只是一则虚构的故事，作者毕竟不能对其真实性负责。可是，有一点必须在此提到：这篇没有奢望的小说的构思，取材于史蒂文森的《宿夜》和道生的生平者甚多。

候。这也是逐客离人，无穷伤感的时候。

在上野不忍池的江边，在一群乱杂的住屋的中间，有一间楼房，立在澄明的冬天的空气里。这一家人家，在这年终忙碌的时候，好象也没有什么活气似地，楼上的门窗，还紧紧的闭在那里，可是金黄的日球，离开了上野的丛林，已经高挂在海青色的天体中间，悠悠的在那里笑人间的多事了。

太阳的光线，从那紧闭的门缝中间，斜射到他的枕上的时候，他那一双同胡桃似的眼睛，就睁开了。他大约已经有二十四五岁的年纪。在黑漆漆的房内的光线里，他的脸色更加觉得灰白，从他面上左右高出的颧骨，同眼下的深深陷入的眼窝看来，他定是一个清瘦的人。

他开了半只眼睛，看看桌上的钟，长短针正重垒在X字的上面。开了口，打了一个呵欠，他并不知道他自家是一个大悲剧的主人公，仍旧嘶嘶的睡着了。半醒半觉的睡了一忽，听着隔壁的挂钟打了十一点之后，他才跳出了被来。胡乱地穿好了衣服，跑下楼来，洗了手面，他就套上了一双破皮鞋，跑上外面去了。

他近来的生活状态，比从前大有不同的地方。自从十月底到如今，两个月的中间，他每昼夜颠倒的，到各处酒馆里去喝酒。东京的酒馆，当炉的大约都是十七八岁的少妇。他虽然知道她们是想骗他的金钱，所以肯同他闹，同他玩的，然而一到了太阳西下的时候，他总不能在家里好好的住着。有时候他想改过这恶习惯来，故意到图书馆里去取他平时所爱读的书来看，然而到了上灯的时候，他的耳朵里，忽然会有各种悲凉的小曲儿的歌声听见起来，他的鼻孔里，也会有脂粉，香油，油沸鱼肉，香烟醇酒的混合的香味到来；他的书的字里行间，忽然更会跳出一个红白的脸色来。她那一双迷人的眼睛，一点一点的扩

大起来了。同蔷薇花苞似的嘴唇，渐渐儿的开放起来，两颗笑靥，也看得出来了。洋磁似的一排牙齿，也透露着放起光来了。他把眼睛一闭，他的面前，就有许多妙年的妇女坐在红灯的影里，微微的在那里笑着。也有斜视他的，也有点头的，也有把上下的衣服脱下来的，也有把雪样嫩的纤手伸给他的。到了那个时候，他总不知不觉的要跟了那只纤手跑去，同做梦的一样，走出了图书馆。等到他的怀里有温软的肉体坐着的时候，他才知道他是已经不在图书馆内的冷板凳上了。

昨天晚上，他也在这样的一家酒馆里坐到半夜过后一点钟的时候，才走出来，那时候他的神志已经变得昏乱而不清。在路上跌来跌去的走了一会，看看四面并没有人影，万户千门，都寂寂地闭在那里，只有一行参差不齐的门灯黄黄的投射出了几处朦胧的黑影。街心的两条电车的路线，在那里放磷火似的青光。他立住了足，靠着了大学的铁栏杆，仰起头来就看见了那十三夜的明月，同银盆似的浮在淡青色的空中。他再定睛向四面一看，才知道清净的电车线路上，电柱上，电线上，歪歪斜斜的人家的屋顶上，都洒满了同霜也似的月光。他觉得自家一个人孤冷得很，好象同遇着了风浪后的船夫，一个人在北极的雪世界里漂泊着的样子。背靠着了铁栏杆，他尽在那里看月亮。看了一会，他那一双衰弱的老犬似的眼睛里，忽然滚下了两颗眼泪来。去年夏天，他结婚时候的景象，同走马灯一样的，旋转到他的眼前来了。

三面都是高低的山岭，一面宽广的空中，好象有江水的气味蒸发过来的样子。立在山中的平原里，向这空空荡荡的方面一望，谁都能生出一种灵异的感觉出来，知道这天空的底下，就是江水了。在山坡的煞尾的地方，在平原的起头的区中，有几点人家，沿了一条同曲线似的清溪，散在疏林蔓草的中间。

有一天多情多梦的夏天的深更，因为天气热得很，他同他新婚的夫人，睡了一会，又从床上走了起来，到朝溪的窗口去纳凉去。灯火已经吹灭了，月光从窗里射了进来。在藤椅上坐下之后，他看见月光射在他夫人的脸上。定睛一看，他觉得她的脸色，同大理白石的雕刻没有半点分别。看了一会，他心里害怕起来，就不知不觉的伸出了右手，摸上她的面去。

“怎么你的面上会这样凉的？”

“轻些儿吧，快三更了，人家已经睡着在那里，别惊醒了他们。”

“我问你，唉，怎么你的面上会一点儿血气都没有的呢？”

“所以我总是要早死的呀！”

听了她这一句话，他觉得眼睛里一霎时的热了起来。不知是什么缘故，他就忽然伸了两手，把她紧紧的抱住了。他的嘴唇贴上她的面上的时候，他觉得她的眼睛里，也有两条同山泉似的眼泪在流下来。他们两人肉贴肉的暗泣了许久，他觉得胸中渐渐儿的舒爽起来了，望望窗外，远近都洒满了皎洁的月光。抬头看看天，苍苍的天空里，有一条薄薄的云影，浮在那里。

“你看那天河。……”

“大约河边的那颗小小的星儿，就是象征我的星宿吧！”

“是什么星？”

“织女星。”

说到这里，他们就停着不说下去了。两人默默地坐了一会，他又眼看着那一颗小小的星，低声的对她说：

“我明年未必能回来，恐怕你要比那织女星更苦咧。”

他靠住了大学的铁栏杆，呆呆的尽在那里对了月光追想这些过去的情节。一想到最后的那一句话，他的眼泪更连续续